

增訂

史記評林

二十

特56

特56-3



1200600245193

Kodak Gray Sca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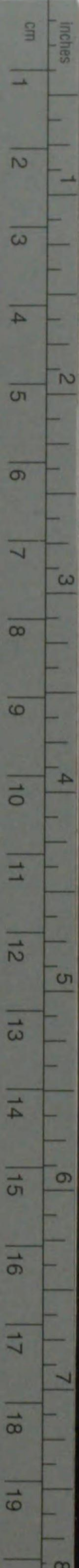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 Kodak, 2007 TM: Kodak

Kodak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 Kodak, 2007 TM: Kodak

明治十三年四月十七日購來

物教育博

按此書初言夏禹治水之源流次言秦漢治渠之利害正以知歷代水利之由

特56
000 3

茅坤曰昔河渠并以天下名川文辭經緯可睹

史記評林卷之二十九

河渠書第七

吳興凌維隆輯校
溫陵李光緒增補

夏書曰禹抑洪水十三年過家不入門索隱曰抑

也漢書溝洫志作堙堙抑皆塞也陸行乘車水

行載舟泥行蹈毳山行卽橋徐廣曰橋近遙反音

已足反尸子曰山行乘櫟音力追反尸子又曰行

塗以楫行險以楫行沙以軌又曰乘風車音去喬

反。索隱曰毳字亦作橐音昌芮反以別九州隨

山浚川任土作貢通九道陂九澤正義曰顏師古

及障遏度九山正義曰度田洛反釋名云山者產

其澤也也治水以志九州山澤所生物產

是爲務故道河自積石歷龍門正義曰在同州韓

類漢史
屬正史
冊五十一
函六十一
東漢書
第九

徐中行曰河原自吐蕃西鄙有泉百餘泓若天之列宿然曰星宿海自此東行三千餘里至崑崙又三千餘里至此始禹之後無水患者七百七十餘年周定王五年河徙於磔已非禹之故道漢文時河決酸棗武帝而後則決于瓠子又決館陶迨乎宣房之築二渠道河北行始復禹故迹

柯維騏曰按詩云豐水東注維禹之績劉子云美哉禹功明德遠矣微禹吾其魚乎由此言之謂之功施萬世可也

按會字句于楚連下即下文於吳於齊於蜀類也

增表黃曰周用嘗論黃河每歲冬春之間自西北演迤而來固亦未見大害及乎夏秋霖潦時至吐洩不及震蕩衝激于斯為甚考之前代傳記黃河徙決于夏月者

步言言言本

卷二十一

介及舍非

南到華陰正義曰華陰縣也魏之陰晉秦惠文王更名寧秦漢高帝改曰

東下砥柱正義曰底柱山俗名三門山在硤石縣東北五十里在河之中也

及孟津正義曰在洛州河陽縣南門外也 雒汭正義曰孔安國

於是禹以為河所從來者

高水湍悍常昭曰湍疾悍強也 難以行平地數為敗乃廝二

渠以引其河漢書音義曰廝分也二渠其一出貝丘西南南折者也其一則漯川索隱

曰廝漢書作灑字按常昭云疏決為灑字音疏跬反廝即分其流泄其怒是也又按二渠其一則漯

川其二王莽北載之高地過降水正義曰絳水源出路州屯留縣

至于大陸正義曰大陸澤在邢州及趙州界一名廣河澤一名鉅鹿澤也

播為九河正義曰言過絳水及大陸水之口至冀州分為九河 同為逆河入

于勃海瓚曰禹貢云夾右碣石入于海然則河口之入海乃在碣石也武帝元光二年河徙

東郡更注勃海禹九川既疏九澤既灑諸夏艾安之時不注勃海也

功施于三代自是之後滎陽下引河東南為鴻溝

索隱曰楚漢中分之界文穎云即今官渡水也蓋為二流一南經陽武為官渡水一東經大梁城即

河溝今之汴河是也 以通宋鄭陳蔡曹衛與濟汝淮泗會于

楚西方則通渠漢水雲夢之野東方則通鴻溝江

淮之間於吳則通渠三江五湖常昭曰五湖湖名耳實一湖今太湖

是也在吳西南○索隱曰三江按地理志北江從會稽毗陵縣北東入海中江從丹陽蕪湖縣東北

至王會稽陽羨縣東入海南江從會稽吳縣南東入海故禹貢有北江中江也五湖者郭璞江賦云具

區兆瀟彭蠡青草洞庭又云於齊則通菑濟之間

於蜀蜀守冰漢書曰冰姓李 鑿離碓晉灼曰古 辟沫水之

害索隱曰辟音避沫音未按說文云沫水穿二江出蜀西南徼外與青衣合東南入海也

曾丁也巳平水

卷三十九

河渠書

二

參水官歲

十之六七。秋月十之四五。冬月蓋無幾焉。此其證也。夫以數千里之黃河。挾五六月之霖潦。乃僅以一淮受之。欲其無潰難矣。漢賈讓論治河。欲內徙民。居以為曠地。北放大河。以入渤海。將建千載之業。不較尺寸之地。此策亦未易行。

光緒白。攷溝洫志。西門豹特引河水而溉鄴耳。引漳水者。史起也。起嘗謂魏襄王曰。魏氏之行田也。以百畝。鄴獨二百畝。是田惡也。漳水在其旁。西門不知用。是不智。知而不與。是不仁。於是史起為鄴令。遂

成都之中。

正義曰。括地志云。大江一名汶江。一名江縣。流來。又云。郫江一名成。都江一名市橋江。亦名中日江。亦曰內江。西北自新繁縣界流來。二江並。在益州成都縣界。杜預益州記云。二江者。郫江流。江也。風俗通云。秦昭王使李冰為蜀守。開成都縣。兩江既田。萬頃。神須取女二人。以為婦。冰自以為女。與神婚。徑至祠。勸神酒。酒杯澹澹。因厲聲責之。因忽不見。良久。有兩蒼牛。鬪於江峯。有間。輒還。流江。謂官屬曰。吾鬪疲極。不當相助。耶。南向腰中。正白者。我。綬也。主簿刺北面者。江神遂死。此渠皆華陽國志云。蜀時。濯錦流江中。則鮮明也。

可行舟。有餘則用溉。浸百姓饗其利。至于所過往。往引其水。益用溉。田疇之渠。以萬億計。然莫足數也。

西門豹引漳水溉鄴。正義曰。括地志云。漳水一縣。西力黃山。地理志云。濁漳水。源出潞州長子。至鄴。入清漳。按力黃鹿谷二山。壯鹿也。鄴。相州之縣也。

以富魏之河內。而韓聞秦之好興事。欲罷之母。令東伐。如淳曰。欲罷勞之。乃使水工鄭國。鄭國能治水。故間說秦。令鑿涇水。自中山西。郃口為渠。索隱曰。小顏云。中音仲。即今九變山之東。中山是也。郃。至也。郃口。即谷口。郊祀志所謂寒門谷口是也。與池陽相近。故曰田于何所。池陽谷口也。正義曰。括地志云。中一名仲山。在雍州雲陽縣西十五里。又云。焦穫。藪亦名。郃。在涇陽北城外也。郃。至也。至渠首。起雲陽縣西南二十五里。今枯也。並北山東注洛。徐廣曰。出馮翊。三百餘里。欲以溉田中。作而覺秦欲殺鄭國。鄭國曰。始臣為間。然渠成。亦秦之利也。索隱曰。溝洫志。鄭國云。臣為韓延。秦以為然。卒使就渠。渠就用。注填闕之水。溉澤鹵之地。四萬餘頃。索隱曰。溉音古代。反。澤一作鳥。收皆畝。一鐘。於是關中為沃野。無凶年。秦以富彊。卒并諸

引漳水灌田。民大得利。歌曰。鄴有賢令。名為史公。決漳水。為渠。鄴旁。終古。為鹵。兮。生稻梁。又曰。趙白公亦奏穿渠。引涇水。民歌曰。田於何所。池陽谷口。鄭國。豈前白渠。在後。

按師古云中。作謂用功中道。而事未竟也。

增。焦竑曰。古之溝洫。即後世之渠。今江南之地。水患鮮者。以渠多。而水勢分也。周用嘗謂河不安流。由于阡陌之壞。溝洫之不修。斯言誠為確論。

增表黃曰酸東今開封府延津縣又曰瓠子在大名府開州城南二十五里古今河決惟此為甚二十餘年塞之不效後武帝親臨沈璧馬顛神辟臣將軍以下親負新土以塞之

增表黃曰漢高祖運山東之粟以給

中都歲不過數十萬石武帝通西南夷滅朝鮮城朔方轉漕甚遠其臣鄭當時議開漕渠引渭入河蓋緣用粟多既增百餘萬石又增四百萬石後又增六百萬石故漕法不得不講也

侯因命曰鄭國渠漢興三十九年孝文時河決酸

棗東濱金隄正義曰括地志云金隄一名千里隄在白馬縣東五里於是東

郡大興卒塞之其後四十有餘年今天子元光之

中而河決於瓠子東南注鉅野正義曰括地志云鉅野縣東北

是大澤通於淮泗於是天子使汲黯鄭當時與人徒

塞之輒復壞是時武安侯田蚡為丞相其奉邑食

鄆索隱曰鄆音輸韋昭云清河縣也正義曰具州縣也鄆居河北河決而

南則鄆無水菑邑收多蚡言於上曰江河之決皆

天事未易以人力為彊塞塞之未必應天而望氣

用數者亦以為然於是天子久之不事復塞也是

時鄭當時為大農言曰異時關東漕粟從渭中上

度六月而罷而漕水道九百餘里時有難處引渭

穿渠起長安竝南山下至河三百餘里徑易漕度

可令三月罷而渠下民田萬餘頃又可得溉田

此損漕省卒而益肥關中之地得穀天子以為然

令齊人水工徐伯表索隱曰舊說徐伯表水工姓名也小顏云以為表者巡行

穿渠之處而表記之若今豎標表不是名也悉發卒徐廣曰一數萬人

穿漕渠三歲而通通以漕大便利其後漕稍多而

渠下之民頗得以溉田矣其後河東守番係言漕

從山東西索隱曰番音婆又音潘詩小雅云番維

山東運漕而西入關也歲百餘萬石更砥柱之限敗亡甚多

而亦煩費穿渠引汾正義曰括地志云汾水源出嵐州靜樂縣北百三十里管

曾丁也巳平水 卷三十九 河渠書 日 修水官載

涪山北東南流入并州即西正義曰括漑皮氏汾陰下

地志云皮氏故城在絳州龍門縣西百三十步自秦漢魏晉皮氏縣皆治也汾陰故城俗名殷湯城

在蒲汾陰縣北九里漢汾陰縣是也引河漑汾陰蒲坂下度可得五

千頃五千頃故盡河壩棄地韋昭曰壩音而緣反謂緣河邊地也○索

隱曰又音人充反民芟牧其中耳索隱曰芟乾草也謂民收芟及牧畜於中也

今漑田之度可得穀二百萬石以上穀從渭上與

關中無異而砥柱之東可無復漕天子以為然發

卒數萬人作渠田數歲河移徙渠不利則田者不

能償種久之河東渠田廢予越人令少府以為稍

入如淳曰時越人有徙者以田與之其租稅入少府○索隱曰其田既薄越人徙居者習水利故

與之而稍少其稅入之于少府其後人有上書欲通褒斜道韋昭曰褒

中縣也斜谷名音邪○瓚曰褒斜二水名○正義曰括地志云褒谷在梁州褒城縣北五十里斜水源出褒城縣西北九十八里衙嶺山與褒水同源而派流漢書溝洫志褒水通沔斜水通渭皆以行

船是也按褒城即褒中縣也及漕事下御史大夫張湯問其

事因言抵蜀從故道正義曰括地志云鳳州兩當縣本漢故道縣也在州之西

五十里故道多阪回遠今穿褒斜道少阪近四百里

而褒水通沔斜水通渭皆可以行船漕漕從南陽

正義曰南陽縣即今鄧州也上沔入褒褒之絕水至斜間百餘

里以車轉從斜下下渭如此漢中之穀可致山東

從沔無限正義曰限之言多也山東謂河南之東今竝從沔便於便於砥柱之漕且褒斜材木竹箭

之饒擬於巴蜀天子以為然拜湯子卬為漢中守

按師古云越人習于水田又新至未有業故與之也

按此限字正與上文砥柱之限限字同言無所阻隔也蓋雖砥柱多敗亡者

發數萬人作褒斜道五百餘里道果便近而水湍

石徐廣曰湍字一本作洩不可漕其後莊熊羆言臨晉正義曰括

地志云同州本臨晉城也一名大荔城亦曰馬翊城民願穿洛以溉重泉正義

曰洛漆沮水也括地志云重泉故城在同州蒲城縣東南四十五里在同州西北亦四十五里以

東萬餘頃一作故攻鹵地誠得水可令畝十石於是為發

卒萬餘人穿渠自徵引洛水至商顏下服虔曰顏音崖應

劭曰徵在馬翊或曰按商顏是山名也索隱曰徵音懲是縣名也小顏云即今之澄城也顏又

如岸善崩如淳曰洛水岸正善崩言商字岸善崩原之崖峯土性疎故善崩毀也乃鑿井

深者四十餘丈往往為井井下相通行水水頽以

絕商顏瓚曰下頽東至山嶺十餘里間井渠之生自

此始穿渠得龍骨正義曰括地志云伏龍祠在同州馮翊縣西北四十里故老云

按詩云女子善懷善猶多也

○黃曰漕河自禹時已用之漢興引渭穿渠大利便其時賦不盡出東南故决瓠子通淮泗必塞之今北復也今者財賦多出江南凡紫官却廟之奉百官六師之給與夫邊防庶建資予之出皆倚于會通之漕先是塞龐家屯而全河北徙運道無所出故今穿新河自南陽至留城百四十里入舊河至境山五十里而運道復出江南粟百萬更得從漕上非如漢時利北徙故記之

漢時自徵穿渠引洛得龍骨其後立祠因以伏龍為名今祠頗有靈驗也故名曰龍首

渠起後案作之十餘歲渠頗通猶未得其饒自河决瓠子

後二十餘歲因以數不登而梁楚之地尤甚天

子既封禪巡祭山川其明年旱乾封少雨天子乃

使汲仁郭昌發卒數萬人塞瓠子决於是天子已

用事萬里沙正義曰括地志云萬里沙在華州按縣東北二十里也則還自

臨决河沈白馬玉壁于河令羣臣從官自將軍已

下皆負薪實决河今平聲是時東流郡燒草以故

薪柴少而下淇園之竹以為捷晉灼曰衛之苑也

竹塞水决之口稍稍布插接樹之水稍弱補令密謂之捷以草塞其裏乃以土填之有石以石為之

音建○索隱曰捷音其免反捷者樹於水中稍下竹及土石者也天子既臨河决

按歸來子云先是帝封禪巡祭山川禪財極後海內為之虛耗及為此歌乃閱然有顛神憂民惻怛之意云
王世貞曰漢武誅匈奴平蕩滇越遼蜀固不受通侯之賞而亦重修其罰大者抵罪小者奪爵而所征汲仁輩不以河故而少貶其秩乃至親臨祭令群臣皆負薪宜決河功成而歌誅之蓋真見夫治河之艱於治邊也
按師古云言不出則不知開外有此水

黃震曰河決瓠子而南田蚡利之進說其君不復事塞者二十年其後天子親臨群臣從官自將軍以下皆負薪實之而水復禹迹無後災近臣之誤君與君臣之相作與事成敗之相

悼功之不成乃作歌曰瓠子決兮將奈何皓皓肝

肝兮間殫為河謂州間盡為河是也殫為河兮地

不得寧功無已時兮吾山平徐廣曰東郡東阿有魚山或者手駟按

如淳曰恐水漸山使平也吾山平兮鉅野溢如淳韋昭曰鑿山以填河也

魚沸鬱兮柏冬日徐廣曰柏猶迫也

常流徐廣曰延一作正駟按晉灼曰河道皆弛壞

蛟龍騁兮方遠遊歸舊川兮神哉沛

不封禪兮安知外為我謂河

伯兮何不仁泛濫不止兮愁吾人齧桑浮兮淮泗

滿張晏曰齧桑地名也如淳曰邑名為水所浮漂

久不反兮水維緩一

曰河湯湯兮激潺湲北渡迆兮浚流難取長竿樹之用著石間以塞決河牽長菱兮

沈美玉如淳曰牽取也菱草也音郊一曰菱竿也

蕭條兮噫乎何以禦水頽林竹兮捷石菑如淳曰

伯許兮薪不屬如淳曰早燒薪不屬兮衛人罪燒

蕭條兮噫乎何以禦水頽林竹兮捷石菑如淳曰

塞瓠子築宮其上名曰宣房宮而道河北行二渠

復禹舊迹而梁楚之地復寧無水災自是之後用

事者爭言水利朔方西河河西酒泉皆引河及川

谷以溉田而關中輔渠靈軹如淳曰地理志蓋屋

按溝洫志兒寬為左內史奏請穿六輔渠徐廣

渠小顏云今尚謂之輔渠亦曰六渠也引堵水廣

曾丁巳巳平水卷三十九 河渠書 七 修水官藏

反率如此豈獨水利哉

按書中歷叙河溢河決河徙皆害也漑田灌田通漕皆利也故太史公贊之曰甚哉水之為利害也斯言括盡一書矣

史記評林卷之二十九

曰一作汝南九江引淮東海引鉅定贊曰鉅定澤名太山

下引汶水皆穿渠為漑田各萬餘頃佗小渠披山

通道者不可勝言然其著者在宣房

太史公曰余南登廬山觀禹疏九江遂至于會稽

太湟徐廣曰一作濕上姑蘇望五湖東闕洛汭大邳迎河

行淮泗濟漯洛渠西瞻蜀之岷山及離碓北自龍

門至于朔方曰甚哉水之為利害也余從負薪塞

宣房悲瓠子之詩而作河渠書徐廣曰溝洫志行田二百畝分賦田

與一夫二百畝以田惡故更歲耕之

索隱述贊曰水之利害自古而然禹疏溝洫隨山濬川爰洎後世非無聖賢鴻溝既劃龍骨斯

穿填闕攸墾勑蒸有年宣房在詠梁楚獲全

修列舍藏

史記評林卷之二十九 終

田中篤實 關久成 同校

曾丁巳平水 卷之二十九 河渠書

修來官藏

史記評林卷之三十

吳興凌稚隆輯校
溫陵李光縉增補

平準書第八

漢書百官表曰大司農屬官有平準令丞者以均天下
隱曰大司農屬官有平準令丞者以均天下
郡國輸斂賈則糶之賤則買之平賦
以相準輸歸于京都故命曰平準

楊慎曰此篇敘事錯綜全在繳結呼喚結
前生後為之血脉初用焉字猶為疑辭後
多用矣字遂為決辭其曰物盛而衰固其
變也則為諸結語之綱要後太史公曰物
盛則衰等語蓋所以提挈
此意于終而通繳之也

董份曰平準書大抵先敘秦之餘弊漢興
而民貧法度未備姦宄得施至高祖以後
痛抑末利高后雖少弛其禁而猶不得仕
宦其抑之嚴如此中又序鑄錢所繇始而
入粟拜爵自文景不免以寓其慨歎之微
指然自今上即位而民富國裕先行義而
重犯法則亦藉文景之餘業也及其後開
四夷之隙廣渠漕之路博興封禪巡游之

董份曰漢興多事而貧若此然高祖重商賈之律而後乃以商賈子弟為吏此甚失也

董份曰湯沐奉養不領于天下之經費而轉漕又少可見漢興寡事而富饒以為後廣漕興利之應

按漢書糶字作躍者謂物踊貴而價起有如物騰躍而起也然糶者出賣之名故食貨志云大熟則上糶三而米至石萬錢馬一匹則百金瓚曰秦以舍一是也天下已平高祖乃令賈人不得衣絲乘

車重租稅以困辱之孝惠高后時為天下初定復弛商賈之律然市井之子孫亦不得仕宦為吏量

吏祿度官用以賦於民而山川園池市井賦稅正義曰有市及井若朝聚井汲水便將租稅之入自天子

以至于封君湯沐邑皆各為私奉養焉不領於天下之經費索隱曰按經訓常言封君已下皆以湯沐邑為私奉養故不領入天子之常稅

漕轉山東粟以給中都官歲不過數十萬石索隱曰說文云漕水轉穀也一云車運曰轉水運曰漕中都猶都內也皆天子之倉府以給中

都官者即今太倉以糶官儲者是也至孝文時英錢益多輕如淳曰

故吳諸侯也以即山鑄錢索隱曰按即訓就言就出銅之山鑄錢故下文

富埒天子徐廣曰埒者際畔言隣接相次也駟按孟

以鑄錢財過王者故吳鄧氏錢布天下而鑄錢之

禁生焉匈奴數侵盜北邊屯戍者多邊粟不足給

食當食者於是募民能輸及轉粟於邊者拜爵爵

得至大庶長索隱曰漢書食貨志云文帝用晁錯言今入粟邊六百石爵上造稍增至四千石為五大夫萬二千石為大庶長各以多少為差亦復修賣爵令而賤其價以招民及徒復作得輸

楊慎曰漢初更令鑄錢未有禁也至孝文因之令民縱得自鑄錢故吳鄧氏錢布天下此結前意亦甚盛也而鑄錢之禁生焉起後之官日鑄而嚴其禁以至犯者眾而用酷吏亦甚哀也

楊慎曰孝景承文帝而賣爵除罪故用足而因得以益造苑馬以廣用此

一句結景帝事而宮室與馬益增修矣此一句又以生武帝宮室之修由此日麗之意也茅坤曰將言武帝之耗財必先言其富溢以為起岸楊慎曰漢興之初作業劇而財匱齊民無藏蓋米至石萬錢至武帝之初人給家足府庫太倉克溢貫朽陳腐蓄積至是極其盛矣漢初天子不能具鈞駟將相或乘牛車至是阡陌之間馬成羣矣人重犯法而行義皆所謂盛也然民驕溢豪強武斷宗室公卿爭于奢侈僭上无度于極盛之際已兆衰之端矣王維楨曰按此甚

地言史記言本 卷三十一 三 修 冊 舍 藏

粟縣官以除罪益造苑馬以廣用索隱曰謂增蓋苑圍造廐而養

是軍國之用也而宮室列觀輿馬益增修矣至今

上即位數歲漢興七十餘年之間國家無事非遇

水旱之災民則人給家足都鄙廩庾皆滿而府庫

餘貨財京師之錢累巨萬韋昭曰巨萬今萬萬貫朽而不可

校如淳曰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於外至

腐敗不可食衆庶街巷有馬阡陌之間成羣而乘

字牝者償而不得聚會漢書音義曰皆乘父馬有

出會同守閭閻者食梁肉為吏者長子孫如淳曰

吏不數轉至于子孫居官者以為姓號如淳曰倉

長大而不可轉職任此為後典利而犯者眾張本淳註出食貨志故人人自愛而重犯法先行義而

言富足若是而武帝自為虛可嘆也

後繼恥辱焉當此之時網疏而民富役財驕溢或

至兼并豪黨之徒以武斷於鄉曲索隱曰鄉曲豪

威勢主斷曲直宗室有土公卿大夫以下爭于奢

侈室廬輿服僭于上無限度物盛而衰固其變也

自是之後嚴助朱買臣等招來東甌正義曰烏侯

寧是事兩越正義曰南越及閩越南越今廣江淮

之間蕭然煩費矣唐蒙司馬相如開路西南夷鑿

山通道千餘里以廣巴蜀巴蜀之民罷焉彭吳賈

滅朝鮮置滄海之郡索隱曰彭吳人姓名始開則

燕齊之間靡然發動及王恢設謀馬邑匈奴絕和

親侵擾北邊兵連而不解天下苦其勞而干戈日

王維楨曰此下四節言外事四夷而勞民費財給足之民自此而弊充溢之積自此而耗物盛而衰之驗也楊慎曰曰江淮之間蕭然煩費曰巴蜀之民罷焉曰燕齊之間靡然發動曰天下苦其勞亦皆相顧為文文法不整而整茅坤曰孝武承文景之後耗費殆盡故興利之謀凡十數變而太史公摹寫極工唐順之曰國費無其于用兵

楊慎曰百姓巧法則衰于重犯法矣財賂衰耗則衰于餘貨財矣庶耻相冒則衰于先行義矣

楊慎曰上句武力進用法令嚴具結上文事四夷而廢養民任久之法下句與利之臣自此始為弘羊等三人言利析秋毫張本九推鹽鐵筭綿錢舟車平準以籠天下之貨者皆該其中而烹弘羊天乃雨之句乃畢此意而斷之也

按書中連日數萬人十萬餘人六十萬人又連日賜黃金二十餘萬斤五十萬金百餘巨萬以巨

萬計以億計不可勝數之類皆以著其勞民傷財之實也

滋行者齎居者送中外騷擾而相奉百姓抗獎以

巧法索隱曰三蒼抗音五官反鄒氏又音五亂反按抗者耗也消耗之名言百姓貧弊故行巧

法也財賂衰耗而不贍入物者補官出貨者除罪

選舉陵遲廉耻相冒武力進用法嚴令具興利之

臣自此始也韋昭曰桑弘羊孔僅之屬其後漢將歲以數萬騎

出擊胡及車騎將軍衛青取匈奴河南地正義曰謂靈夏

三州地取在築朔方正義曰今夏州也括地志云元朔二年也當是時漢通西南夷道作者數萬人千

里負擔饋糧率十餘鍾致一石漢書音義曰散幣鍾六石四斗

於叩棘以集之索隱曰應劭云叩屬棘棘屬健為數歲道不通蠻

夷因以數攻吏發兵誅之索隱曰謂發軍與以誅之也悉巴蜀

租賦不足以更之也韋昭曰更續乃募豪民田南夷

入粟縣官而內受錢於都內服虔曰入穀於外東

至滄海之郡人徒之費擬於南夷又興十萬餘人

築衛朔方轉漕甚遠自山東咸被其勞費數十

百巨萬府庫益虛乃募民能入奴婢得以終身復

為郎增秩及入羊為郎始於此其後四年徐廣曰

也而漢遷大將將六將軍軍十餘萬擊右賢王獲

首虜萬五千級明年大將軍將六將軍仍再出擊

胡得首虜萬九千級捕斬首虜之士受賜黃金二

十餘萬斤虜數萬人皆得厚賞衣食仰給縣官而

漢軍之士馬死者十餘萬兵甲之財轉漕之費不

按書中書仰給縣官者五仰給

平準書

平準書

大農者四形容武帝所以厚斂之故

按留蹠疑有闕文

與焉。於是大農陳藏錢經耗。韋昭曰賦稅既竭猶

不足以奉戰士。有司言天子曰：朕聞五帝之教不

相復而治。禹湯之法不同道而王。所由殊路而建

德一也。北邊未安，朕甚悼之。日者大將軍攻匈奴

斬首虜萬九千級，留蹠無所食。索隱曰蹠音逝謂

謂積也。又按古今字詁林，蹠今滯字，則蹠與滯

同。按謂富人貯滯積穀，則貧者無所食也。議令

民得買爵及贖禁錮，免減罪，請置賞官，命曰武功

爵。瓚曰茂陵中書有武功爵一級曰造士，二級曰

閑輿衛，三級曰良士，四級曰元戎士，五級曰官

首，六級曰秉鐸，七級曰千夫，八級曰樂卿，九級曰

執戎，十級曰左庶長，十一級曰軍衛。此武帝所制

以寵級十七萬，凡直三十餘萬金。索隱曰大顏云

十一級，級十七萬，合百八十七萬金，而此云三十

餘萬金，其數必有誤者。顧氏按或解云：初一級十

七萬，自此已上，每級加二萬，諸買武功爵官首者

至十七級，合成三十七萬也。

試補吏先除。索隱曰官首武功爵第五也，位

如五大夫。索隱曰千夫武功十一等爵第七，五大

於五大夫，故楊僕以其有罪，又減二等，爵得至樂

卿。徐廣曰爵名也，駟案漢書音義曰十爵左庶長

位從九卿，加樂者別正卿，又十九爵為樂公，食公

卿祿而無職也。○索隱曰此言武功置爵惟得至

於樂卿也。臣瓚所引茂陵書，蓋後人記其爵次耳。

今註稱十爵至十八庶長為樂卿，十九至二十為

楊慎曰官職耗廢其與為吏者長子孫居官者以為姓號何若亦物盛而衰也又以上承選

舉陵夷下以起吏道益不選而多賈人之語又曰公孫弘繩羣下張湯用峻文接上文官職耗廢之意於是見知之法生二句此亦為用酷吏直指夏蘭等出而顏異誅張木而張湯死而民不思之筆亦畢此意而斷之也

茅坤曰張湯等治獄之慘亦從貴爵太濫來故入平準書此太史公見得透徹處

楊慎曰承上文論公孫弘功利二字該盡武帝所行事

楊慎曰費凡百餘巨萬費不可勝計

生張晏曰吏見知不舉劾為故縱而廢格沮誹窮治之獄用矣如

曰廢格天子文法使不行也誹謂非上所行若顏異反唇之比也○索隱曰格音閣沮音才緒反誹音非謂廢格天子之命而不行及沮敗誹誹誹之者皆被窮治故云廢格沮誹之獄用矣其明年淮南衡山江都王謀反迹見而公卿尋端治之竟其黨與而坐死者數萬人長吏益慘急而法令明察當是之時招尊方正賢良文學之士或至公卿大夫公孫弘以漢相布被食不重味為天下先然無益於俗稍驚於功利矣其明年驃騎仍再出擊胡獲首四萬其秋渾邪王率數萬之眾來降於是漢發車二萬乘迎之既至受賞賜及有功之士是歲費凡百餘巨萬初先是往十餘歲河決觀徐廣

費亦各巨萬十數亦相顧為文王維楨曰此當與河渠中所敘參看伸縮法各森然

楊慎曰三言作者數萬人而以各歷二三暮而功未就費亦各巨萬十數揔之辭煩不殺森然有法

日觀縣名也屬東郡梁楚之地固已數困而緣河之郡隄塞河輒決壞費不可勝計其後番係欲省砥柱之漕穿汾河渠以為溉田作者數萬人鄭當時為渭漕渠回遠鑿直渠自長安至華陰作者數萬人朔方亦穿渠作者數萬人各歷二三暮功未就費亦各巨萬十數天子為伐胡盛養馬馬四之來食長安者數萬匹卒牽掌者關中不足乃調旁近郡而胡降者皆衣食縣官縣官不給天子乃損膳解乘輿駟出御府禁藏以贍之其明年山東被水菑民多飢乏於是天子遣使者虛郡國倉廩徐廣曰音以賑貧民猶不足又募豪富人相貸假尚不能

唐順之曰此則國
貧而賈富
茅坤曰此一段議
論正見國家耗費
本輕末重暗應前
高帝逐末一段

按師古云封君
受封邑者謂公
主列侯之屬也
時公主列侯雖
有國邑而無餘

財其朝夕所須
皆俯首仰面取
給于富商大賈
後方以邑入償
之
楊慎曰縣官空而
富賈踴財不佐國
家之急故更錢造
幣以贍用而推浮
淫兼并之徒上下
文意相承而後之
緡數平準皆所以
推之也

曾李廷機曰按十
季為索十季為銖

按銖本作銖音
裕作銖非

相救乃徙貧民於關以西及克朔方以南新秦中

服虔曰地名在北方千里○如淳曰長安已北朔
方已南瓚曰秦逐匈奴以收河南地徙民以實之
謂之新秦今以地空七十餘萬口衣食皆仰給縣
故復徙民以實之

官數歲假予產業使者分部護之冠蓋相望其費

以億計不可勝數於是縣官大空而富商大賈或

蹠財役貧漢書音義曰蹠停也一曰貯也○索隱

積停滯塵久也子蕭該按字林云貯塵也音佇此謂居

貢發財鬻財是也李奇曰廢居居邑廣

曰廢居者貯畜之名也有所廢有所畜言其乘時

射利也駟按服虔曰居穀於邑也○如淳曰居賤

物於邑中以待賢也○索隱曰劉氏云廢出賣也

居停蓄也是出賣於居者為廢故徐氏云有所廢

有所蓄是也封君皆低首仰給晉灼曰低音抵距○服

隱曰服虔說是也而劉伯莊以為封君及治鑄煮

大商皆低首營私以自給不佐天子非也

鹽財或累萬金而不佐國家之急黎民重困於是

天子與公卿議更錢造幣以贍用而推浮淫并兼

之徒是時禁苑有白鹿而少府多銀錫自孝文更

造四銖錢至是歲四十餘年從建元以來用少縣

官往往即多銅山而鑄錢民亦間盜鑄錢不可勝

數錢益多而輕如淳曰磨錢取銖故也瓚曰物益

少而賤錢不作餘物有司言曰古者皮幣諸侯

以聘享金有三等黃金為上白金為中赤金為下

漢書音義曰白金銀也赤金丹陽銅也○索隱曰

銅赤金也註云丹陽銅者神異經云西方金山有
丹陽銅也今半兩錢法重四銖韋昭曰文為半而姦或
盜摩錢裏取銖徐廣曰音容呂靜錢益輕薄而物

增言史記言言卷三十一

相救乃徙貧民於關以西及克朔方以南新秦中

服虔曰地名在北方千里○如淳曰長安已北朔

方已南瓚曰秦逐匈奴以收河南地徙民以實之

謂之新秦今以地空七十餘萬口衣食皆仰給縣

故復徙民以實之

官數歲假予產業使者分部護之冠蓋相望其費

以億計不可勝數於是縣官大空而富商大賈或

蹠財役貧漢書音義曰蹠停也一曰貯也○索隱

積停滯塵久也子蕭該按字林云貯塵也音佇此謂居

貢發財鬻財是也李奇曰廢居居邑廣

曰廢居者貯畜之名也有所廢有所畜言其乘時

射利也駟按服虔曰居穀於邑也○如淳曰居賤

物於邑中以待賢也○索隱曰劉氏云廢出賣也

居停蓄也是出賣於居者為廢故徐氏云有所廢

有所蓄是也封君皆低首仰給晉灼曰低音抵距○服

隱曰服虔說是也而劉伯莊以為封君及治鑄煮

大商皆低首營私以自給不佐天子非也

鹽財或累萬金而不佐國家之急黎民重困於是

天子與公卿議更錢造幣以贍用而推浮淫并兼

之徒是時禁苑有白鹿而少府多銀錫自孝文更

造四銖錢至是歲四十餘年從建元以來用少縣

官往往即多銅山而鑄錢民亦間盜鑄錢不可勝

數錢益多而輕如淳曰磨錢取銖故也瓚曰物益

少而賤錢不作餘物有司言曰古者皮幣諸侯

以聘享金有三等黃金為上白金為中赤金為下

漢書音義曰白金銀也赤金丹陽銅也○索隱曰

銅赤金也註云丹陽銅者神異經云西方金山有
丹陽銅也今半兩錢法重四銖韋昭曰文為半而姦或
盜摩錢裏取銖徐廣曰音容呂靜錢益輕薄而物

曾丁巳平木

卷三十一

平準書

參水官裁

賔則遠方用幣煩費不省乃以白鹿皮方尺緣以

藻績徐廣曰藻一作紫字為皮幣直四十萬王侯宗室朝覲

聘享必以皮幣薦璧然後得行又造銀錫為白金

如淳曰雜鑄銀以為天用莫如龍索隱曰易云行天莫如龍是也

地用莫如馬索隱曰易云行地莫如馬是也人用莫如龜索隱曰禮云諸

侯以龜為寶是也故白金三品其一曰重八兩圓之其文

龍名曰白選直三千索隱曰顧氏按錢譜其文為龍形隱起肉好皆圓文又作

雲霞之象選蘇林音選擇之選包愷及劉氏音息戀反尚書大傳云夏后氏不殺不刑死罪罰二千

饌馬融云饌六兩漢書作撰二字音同也晉灼案黃圖云直三千三百也二曰重老小

方之其文馬直五百索隱曰謂以八兩老為三品此重六兩下小擗重四兩也

云以重老小者謂半兩為重故老小重六兩而其形方錢譜肉好皆方隱起馬形肉好之下又有連

堯疑當作差註同

王章曰禁愈嚴而下益犯利臣之所由與而酷吏之所由用也

楊慎曰用東郭咸陽等三語所以推兼并淫淫而奪其利曰三人言利析分毫矣前應與利之臣自此始後起籠鹽鐵算繒錢平準之事

茅坤曰太史公直以酷利二事相成故其錯綜之妙如

珠文三曰復小擗之其文龜直三百索隱曰擗音湯果反爾雅

註擗挾長也謂長而去四角也令縣官銷半兩錢

更鑄三銖錢文如其重盜鑄諸金錢罪皆死而吏

民之盜鑄白金者不可勝數於是以東郭咸陽孔

僅為大農丞領鹽鐵事索隱曰東郭姓咸陽名也按風俗通東郭牙齊大夫

咸陽其後也桑弘羊以計算用事侍中咸陽齊之大煮

鹽孔僅南陽大冶皆致生累千金故鄭當時進言

之弘羊雒陽賈人子以心計年十三侍中故三人

言利事析秋毫矣索隱曰言百物毫芒至秋皆美細今言弘羊等二人言利事纖

悉能分析其秋毫也法既益嚴吏多廢免兵革數動民多買

復及五大夫徵發之士益鮮於是除千夫五大夫

此着意

作昆明池詳見封禪書

王莽曰凡叙出擊胡其虜級賞賜士死費俱一律相應

柯維騏曰按馬氏廷壽云孔僅咸陽所言前之屬少府者其利微今改屬

大農則其利盡此聚斂之臣節說以蓋其私也

王維楨曰則既言納粟補爵而選舉

增言史記言本

卷三十一

十一

參衆官職

為吏不欲者出馬故吏皆通適令伐棘上林韋昭曰欲

令出馬無馬者令伐棘○索隱曰謂故吏先免者皆適令伐棘上林不謂無馬者韋說非也作

昆明池索隱曰按黃圖武帝穿昆明池周四十里以習水戰荀悅云昆明子居漢河中故習

水戰以其明年大將軍驃騎大出擊胡徐廣曰元

得首虜八九萬級賞賜五十萬金漢軍馬死者十

餘萬匹轉漕車甲之費不與焉又換文法此應經賦既竭不足以是時財匱戰士頗

不得祿矣有司言三銖錢輕易姦詐乃更請諸郡

國鑄五銖錢周郭其下作質令不可磨取鎔焉大農上

鹽鐵丞孔僅咸陽言山海天地之藏也皆宜屬少

府索隱曰韋昭云少府天子私所給賜經用也公用屬大司農陛下不私以屬

大農佐賦願募民自給費因官器作者煮鹽官與牢

盆如淳曰牢廩食也古者名廩為牢也分皿者煮鹽之盆也索隱曰蘇林云牢價直也今世人言雇

手牢盆小顏云蘇說是樂彥云牢乃盆名其說異也浮食奇民欲擅管山海

之貨張晏曰若人執倉庫之管籥或曰管固○索隱曰包愷奇音羈謂候也非農工之儔故言

奇也擅音善以致富羨役利細民索隱曰羨音弋戰反羨饒也與衍字同義

其沮事之議不可勝聽應前沮非海之藏宜屬大農奇人欲

擅其利必有沮止之敢私鑄鐵器煮鹽者鈇左趾議此不可聽許也

史記音義曰鈇音徒計反韋昭曰鈇以鐵為之着左趾以代刑也○索隱曰三蒼云鈇踏脚鉗也字

林音大計反張裴漢晉律序云狀如跟衣着足足下重六斤以代刑至魏武改以減代鈇也

沒入其器物郡不出鐵者置小鐵官鄧展曰鑄故鐵便屬在

所縣使孔僅東郭咸陽乘傳舉行天下鹽鐵作官

府除故鹽鐵家富者為吏吏道益襍不選而多賈

曾丁史已平本

卷三十一

平準書

十一

參衆官職

陵遲又言軍功越等而吏道難此言舉行鹽鐵用鹽鐵家富者為吏吏道益難不選而多買人以此却與前之抑商賈不得為吏相反故因此而言商賈以幣之變多積貨逐利上句承上文更錢造幣及請鑄五銖錢意下句起抑商賈而算緡錢舟車之意

增言東言言水

人矣。商賈以幣之變多積貨逐利於是公卿言郡

國頗被菑害貧民無產業者募徙廣饒之地陛下

損膳省用出禁錢以振元元寬貸賦而民不齊出

於南畝李奇曰齊皆也商賈滋眾貧者畜積無有皆仰縣

官異時算輶車賈人緡錢皆有差請算如故李斐

絲也以貫錢也一貫千緡出二十算也詩云維絲伊緡如淳曰胡公名錢為緡者詩云氓之蚩蚩抱

布買絲故謂之緡也○索隱曰異時猶前時也說文云輶小車也傅子言漢代賤乘輶今則貴之言

算輶車者有輶車使出算格諸賈人未作賈貸買居邑

稽諸物索隱曰稽者停留也即及商以取利者雖

無市籍各以其物自占索隱曰郭璞云占自隱度也謂各自隱度其財物多

皆沒入於官占音之贍反率緡錢二千而一算

如淳曰以手力率緡錢四千一算非吏比者三老

北邊騎士如淳曰非吏而得與吏比者官謂三老

士輶車以一算商賈人輶車二算如淳曰商賈有

重其船五丈以上一算不自占占不悉戍邊一

歲沒入緡錢索隱曰悉盡也具也若通其家有能

告者以其半畀之賈人有市籍者及其家屬皆無

得籍名田以便農索隱曰謂賈人有市籍不許以名占田也敢犯令沒

入田僮索隱曰若賈人更占田則沒天子乃思卜

式之言召拜式為中郎爵左庶長賜田十頃布告

天下使明知之初卜式者河南人也以田畜為事

楊慎曰以富商不肯佐縣官之急而酷抑之故思卜式之願分財助邊而祿之也式雖非良臣即其厚弟

增丁也紀平水

平準書

十一 參來官載

則今之身膺尊爵家累巨萬乃視骨肉如陌路其有愧于牧豎多矣茅坤曰入下式一段見當時承上意旨勢不可挽處故儘意描畫如此增丘豫曰提起輪財助邊以起下動君心處最的當增陳文燭曰下式輪財助邊論者隨之餘謂式之輪財非能舍其財也其願死也非能舍其身也帝與之官而辭與之粟而散者皆非其情也其後四十戶之封則受之不辭九卿之命則居之不疑下式之心于茲見矣式非廉於前而貪于後也非勇於前而怯于後也吾直失于前而取償于後

親歿式有少弟弟壯式脫身出分獨取畜羊百餘田宅財物盡予弟式入山牧十餘歲羊致千餘頭買田宅而其弟盡破其業式輒復分予弟者數矣是時漢方數使將擊匈奴上式上書願輸家之半家之急縣官助邊天子使使問式欲官乎式曰臣少牧不習仕官不願也使問曰家豈有冤欲言事乎式曰臣生與人無分爭式邑人貧者貸之不善者教順之所居人皆從式式何故見冤於人無所欲言也使者曰苟如此子何欲而然式曰天子誅匈奴愚以為賢者宜歿節於邊有財者宜輸委如此而匈奴可滅也使者的具其言入以聞天子以語丞相弘

則數千財之失非直失而數十家之封乃真得也吾以願死得官而後以不死居官是以偽死而得生富貴也式之心何其心式之智何其智耶且式亦何以知帝可與則侯之張騫事夷則侯之式已早見而豫擬之矣老子曰將欲取之必先予之卜式者特得老氏之術而始弘謂其不近人情不軌之臣當矣

增黃洪憲曰魏高歡見爾朱榮榮命

弘曰此非人情不軌之臣不可以為化而亂法願陛下勿許於是上久不報式數歲乃罷式式歸復田牧歲餘會軍數出渾邪王等降縣官費衆倉府空其明年貧民大徙皆仰給縣官無以盡贍卜式持錢二十萬予河南守以給徙民河南上富人助貧人者籍天子見卜式名識之曰是固前而欲輸其家半助邊乃賜式外繇四百人漢書音義曰外繇謂戍邊也人出二百錢謂之過更式歲得十二萬錢也一說在繇役之外得復除四百人式又盡復予縣官是時富豪皆爭匿財唯式尤欲輸之助費天子於是式終長者故尊顯以風百姓初式不願為郎上曰吾有羊上林中欲令子牧之式乃拜

剪悍馬歡不加羈
絀而剪之竟不蹄
齧謂榮曰御惡人
亦猶是矣榮奇其
言余謂十式之羊
與高歡之馬皆俠
士之常態好奇之
主每為所動宜也

茅坤曰可見十式
亦動上與利之心
者遂與僅等例言
之
楊慎曰承上文十
式而遂及孔僅弘
羊亦皆顯用稍稍
置均輪以通貨物
矣前以應與利之
臣後以起平準之
事
茅坤曰始因費耗
商賈徧重茲因與
利縣官自為商賈
矣可慨哉
又曰此一段摹寫
酷吏與利轉輾相

成處曲盡變化
楊慎曰無慮皆鑄
金錢一句却應前
鑄金錢之禁生焉
而生下用酷吏之
出
茅坤曰博士循行
郡國由犯鑄金錢
故入平準書與前
治獄之慘意同
楊慎曰義縱等用
慘刻為九卿而直
指夏蘭之屬始出
矣又生下誅顏異
而公卿多諂諛取
容之弊

地言吳言言本 卷三十一 十一 修對詒瘡

為郎布衣屨而牧羊。韋昭曰歲餘羊肥息上過見
其羊善之。式曰非獨羊也。治民亦猶是也。以時起
居惡者輒斥去。毋令敗羣。上以式為奇。拜為緱氏
令。試之。緱氏便之。遷為成臯令。將漕最上。以為式
朴忠。拜為齊王太傅。而孔僅之使天下鑄作器。三
年中拜為大農。列於九卿。徐廣曰元鼎三年時丙寅歲也而桑弘
羊為大農丞。筦諸會計事。稍稍置均輪。以通貨物
矣。孟康曰謂諸當所輸於官者皆令輸其土地所
饒乎其所在時價官更於他處賣之輸者既便
而官有利漢書百官表
大司農屬官有均輪令始令吏得入穀補官郎至
六百石自造白金五銖錢後五歲赦吏民之坐盜
鑄金錢死者數十萬人其不發覺相殺者不可勝

計赦自出者百餘萬人。然不能半自出。天下大抵
無慮皆鑄金錢矣。索隱曰抵歸也劉氏云大抵猶
大畧也案大抵無慮者謂言大
畧歸於鑄錢更
無它事從慮也犯者眾。吏不能盡誅取。於是遷博
士褚大、徐偃等分曹循行郡國。服虔曰分舉兼并
漢書吏作利
第十三變之徒守相為吏者。而御史大夫張湯方隆費用。事
減宣、杜周等為中丞。義縱、尹齊、王溫舒等用慘急
刻深為九卿。而直指夏蘭之屬始出矣。而大農顏
異誅。徐廣曰元狩四年時壬戌歲也初異為濟南亭長。以廉直稍
遷至九卿。上與張湯既造白鹿皮幣。問異。異曰。今
王侯朝賀。以蒼璧直數千。而其皮薦反四十萬。本
末不相稱。天子不說。張湯又與異有郤。及人有告

平準書 卷三十一 十一 修對詒瘡

楊慎曰自天下大抵無慮皆鑄金錢至此三節文脉最為照應
楊慎曰下緡錢令而尊下式申言前事以起下文也緡錢令者以商賈之躡財不在縣官之急而尊下式者以其佐縣官而尊之也而百姓終莫肯分財佐縣官于其楊可告緡錢分與緡矣此句以下文告緡徧天下中家以上皆破而除復告緡二節亦由此而生
楊慎曰張湯死而民不思所以斷制

異以它議事下張湯治異與客語客語初令下有不便者李奇曰異與客語道詔初下有不便處也異不應微反唇

湯奏異當九卿見令不便不入言而腹誹論歿自

是之後有腹誹之法法以此而公卿大夫多諂諛取

容矣天子既下緡錢令而尊下式百姓終莫分財

佐縣官於是楊可告緡錢縱矣郡國多姦鑄錢錢六隱

曰謂多姦巧錢多輕而公卿請令京師鑄鐘官赤

側如淳曰以赤銅為其郭也今錢見有赤側者不知作法云何索隱曰鐘官掌鑄赤側之錢韋

昭曰側一當五賦官用非赤側不得行漢書音義

白金稍賤民不寶用縣官以令禁之無益歲

餘白金終廢不行是歲也張湯死徐廣曰元鼎三年而民

酷吏之罪

不思索隱曰樂彥云諸所廢典附其後二歲赤側

錢賤民巧法用之不便又廢於是悉禁郡國無鑄

錢專令上林三官鑄漢書百官表水衡都尉武帝元鼎二年初置掌上林苑屬

官有上林均輸鐘官辨銅令然錢既多而令天下

非三官錢不得行諸郡國所前鑄錢皆廢銷之輸

其銅三官而民之鑄錢益少計其費不能相當唯

真工大姦乃盜為之卜式相齊而楊可告緡徧天

下瓚曰商賈居積及伎巧之家非桑農所生出謂之緡茂陵中書有緡田奴婢是也索隱曰楊

姓可名如淳云告中家以上大抵皆遇告杜周治

之獄少反者如淳曰治匿緡之罪其獄少有反者索隱曰反音幡反謂反使從輕也

案劉德為京兆尹每乃分邊御史廷尉正監分曹

行縣多所平反是也

唐順之日此則賈貧而國富

楊慎曰上句結上舉行鹽鐵算緡告緡之事下句生下

水衡上林財物象而與池苑宮室及置農官沒田等事

往索隱曰如淳云曹輩也即治郡國緡錢得民財物以億計奴婢以千萬數田大縣數百頃小縣百餘頃宅亦如之於是商賈中家以上大率破民偷甘食好衣不事畜藏之產業而縣官有鹽鐵緡錢之故用益饒矣益廣關置左右輔徐廣曰元鼎三年丁卯歲徙函谷關於新初大農筦鹽鐵官布多索隱曰布謂泉布也置水衡欲以主鹽鐵及楊可告緡錢上林財物象乃令水衡主上林上林既克滿益廣是時越欲與漢用船戰逐韋昭曰戰鬪馳逐也乃大修昆明池列觀環之治樓船高十餘丈旗幟加其上甚壯索隱曰蓋始穿昆明池欲與滇王戰今乃更大修之將與南越呂嘉戰逐故作樓船於是楊僕有將軍之號又下云因南方樓船卒二十

王維禎曰既富生後弘羊等得無罪乎

餘萬擊南越也昆明池有豫章館於是天子感之豫章地名以言將出軍於豫章也應前官室列觀與馬益修乃作栢梁臺高數十丈宮室之修由此日麗乃分緡錢諸官而水衡少府大農太僕各置農官往往即郡縣比沒入田田之索隱曰謂比者所沒入之田也其沒入奴婢分諸苑養狗馬禽獸及與諸官諸官益新置多如淳曰水衡少府太僕徒一作徒徒奴婢衆而下河漕度四百萬石索隱曰樂彥云度猶運也及官自糴乃足索隱曰謂天子所給廩食

者多故不如官所忠言世家子弟如淳曰世世有自糴乃足也曰所忠人姓名服虔云掌故官取書於司馬相如者封禪書公孫卿因所忠言寶鼎是也唯姚察獨以為所富人或鬪雞走狗馬弋獵博戲亂齊民索隱曰晉灼云中國被乃徵諸犯令相引數千人命曰教齊整之人也

楊慎曰郎選衰亦物盛而衰也亦應吏道雜之意

增李東陽曰此皆諸臣聚斂所致武帝躡貨之心於此可見

之處一作留處

株送徒入財者得補郎郎選衰矣應劭曰株根本也送引也如淳

曰株根帶也諸坐博戲事決為徒者能入錢得補郎也或曰先至者為根○索隱曰李奇云先至者

為魁株也送當作選選引也應李二音是先至之人令之相引似若得其株本則枝葉自窮故曰株

送徒又文穎曰凡鬪雞勝者為株傳云陽溝之雞三歲為株今則鬪雞走馬者用之因其鬪雞本勝

時名故云株是時山東被河菑及歲不登數年人

或相食方一二千里天子憐之詔曰江南火耕水

耨應劭曰燒草下水種稻草與稻並生高七八寸因悉芟去復下水灌之草久獨稻長所謂火耕

水耨也令飢民得流就食江淮間欲留之處遣使冠

蓋相屬於道護之下巴蜀粟以振之其明年天子

始巡郡國東度河河東守不意行至不辦自殺行

西踰隴隴西守以行往卒漢書音義曰踰度也卒倉卒也天子從

官不得食隴西守自殺於是上北出蕭關從數萬

騎獵新秦中以勒邊兵而歸新秦中或千里無亭

徼如淳曰徼亦卒求盜之屬也晉灼曰徼塞也於

是誅北地太守以下而令民得畜牧邊縣漢書音義曰令

民得畜牧於邊縣也贊曰先是新秦中千里無官民畏寇不敢畜牧今設亭徼故民得畜牧也官

假馬母三歲而歸及息什一以除告緡用克初新

秦中李奇曰邊有官馬今令民能畜官母馬者滿三歲歸之也及有蕃息與當出緡算者皆復

令居新秦中又克初之也謂與民母馬令得為馬種令十母馬還官一駒此為息什一也贊曰前以

邊用不足故設告緡之令設亭徼邊民無警皆得田牧新秦中已克故除告緡不復取於民也既

得寶鼎立后土太一祠徐廣曰元鼎四年立公卿

議封禪事而天下郡國皆豫治道橋繕故宫及當

增屠隆曰前言平準而轉及封禪書以為下文總結語文甚有情

按此即昆明池
所習樓船卒

按斥塞謂廣邊
也

增屠隆曰通篇印
給語以見民窮財
盡是一篇大綱領

增屠隆曰通篇印

官儲食化員志作官儲

增屠隆曰通篇印

馳道縣。縣治官儲。設供具。而望以待幸。其明年南

越反。西羌侵邊。為桀。於是天子為山東不贍。赦天

下。因南方樓船卒二十餘萬人。擊南越。數萬人發

三河以西騎擊西羌。又數萬人渡河築令居。而

郡朔方西河河西開田官斥塞。卒六十

萬人戍田之。中國繕道餽糧。遠者三千。近者千餘

里。皆仰給大農。邊兵不足。乃發武庫工官兵器以

贍之。車騎馬乏。絕縣官錢少。買馬難得。乃著令。令

封君以下。至二百石以上吏。以差出牝馬。天下亭

亭有畜牝馬。歲課息。齊相上書曰。臣聞主憂

臣辱。南越反。臣願父子與齊習船者。往之外。天子

下詔曰。卜式雖躬耕牧。不以為利。有餘輒助縣官

之用。今天下不幸。有急而式奮願。父子歿之。雖未

戰。可謂義形於內。賜爵關內侯。金六十斤。田十頃。

布告天下。天下莫應。列侯以百數。皆莫求從軍擊

羌越。至酎。少府省金。而列侯坐酎金失侯者百餘人。

少府視其金多少也。而列侯坐酎金失侯者百餘人。

王子為侯。侯歲以戶口酎黃金於漢廟。皇帝臨受

獻金。以助祭。大祀日飲酎。飲酎受金。金少不如斤

兩。色惡。王削縣。侯免國。索隱曰。劉氏云。言列

侯多以百而數。故坐酎金失侯者一百六人也。乃

拜式為御史大夫。式既在位。見郡國多不便。縣官作鹽鐵器苦惡。賈賚

楊慎曰。承上文南越反。卜式願父子歿之。既侯卜式以風列侯而莫應。則列侯坐酎金失侯者百餘人。亦可哀也。

按式願輸財于邊。而富民莫應。於是乎有告緡之令。式願父子歿之。而諸侯莫應。於是乎有酎金之罰。然則帝之奢侈無度。未必非式逢君之惡啓之也。

增焦竑曰。酎者正月且作酒。八月成三重釀。醇酒也。味厚。故以薦宗廟。金酎會諸侯。廟中出金助祭。謂之酎金。不如法者奪爵。

增屠隆曰通篇印

官儲食化員志作官儲

增屠隆曰通篇印

平準書

增屠隆曰通篇印

楊慎曰：卜式以鹽鐵器船等事而上不悅故貶秩而弘羊益用事為均輸平準。蓋籠天下之貨物使商賈無所牟大利而封賞大費皆取足大農矣。

索隱曰：言鹽既苦而器又惡，故買賣賤也。苦又音古。言器苦窳，窳不好，凡病之器云。苦窳窳音使，事見本紀。苦如或彊令民賣買之，而船有算，商者少。物字讀亦通。

三歲。誅羌滅南越。番禺以西至蜀南者，置初郡十

七。徐廣曰：南越為九郡。駟案晉灼曰：元鼎六年定越地，以為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

珠崖、儋耳郡。定西南夷，以為武都、牂牁、越、雋、沈、黎、汶山郡。及地理志西南夷傳所置犍為、零陵、益州

郡，九十。且以其故俗治，毋賦稅。南陽漢中以往郡

各以地比給。初郡。索隱曰：比音鼻。南陽漢中已往郡，即西南初

置之郡也。吏卒奉食幣物，傳車馬被具。索隱曰：奉音扶。

而初郡時，小反殺吏。漢發南方吏卒往

誅之，間歲萬餘人。費皆仰給大農。大農以均輸調

鹽鐵助賦，故能贍之。然兵所過，縣為以訾給，毋乏

而已。不敢言擅賦法矣。徐廣曰：擅一作經。經常也。惟取用足耳，不暇顧經常

也。其明年元封元年，卜式貶秩為太子太傅。而

桑弘羊為治粟都尉，領大農。盡代僅筦天下鹽鐵

弘羊以諸官各自市，相與爭物，故騰躍而天下賦

輸或不償其僦費。索隱曰：服虔謂載云。僦，言所輸物不足償其雇載之費也。僦音

子就。乃請置大農部丞數十人，分部主郡國。各往

往縣置均輸鹽鐵官，令遠方各以其物賈時商賈

所轉販者為賦，而相灌輸。置平準于京師，都受天

下委輸。召工官治車諸器，皆仰給大農。大農之諸

官盡籠天下之貨物，賈即賣之，賤則買之。如此富

楊慎曰：不敢言擅賦法，以詭譎取容，又以二守不辨自殺之故也。

按馬廷鸞云：太史公平準書，令遠方各以其物，二語未明。班固採其語云：令遠方各以其物，如異時商賈所轉販者，而相灌輸。此說渙然，蓋謂驅農民以效商。

賈之為也

揚慎曰漢世立均輸平準之法其名甚美其意亦善也當時論其弊曰農人重苦女工再稅未見輸之均也富商儲物以待其急輕賈取賤以取其貴未見準之平也善乎莊子之言曰愛民害民之始也偃兵造兵之本也今之紛紛好異者安得以此語之黃震曰漢武帝五十年間因兵革而財用耗困財用而刑法酷沸四海而為鼎生民無所措手足迨至末年平準之置則海內蕭然戶口減半陰奪于民之禍于是為極遷備著始終相因之變特以平準

名書而終之曰京弘羊天乃雨嗚呼旨哉茅坤曰歛至平準極矣故以此終見其通乎天心如此所以深致其思也楊慎曰平準書先叙漢事而贊語乃述自古以來而微寓詞于武帝叙事之變體也

大言與言言本

卷三十一

何列舍痛

商大賈無所牟大利如淳曰則反本而萬物不得騰踊故抑天下物名曰平準天子以為然許之於是天子北至朔方東到太山巡海上並北邊以歸所過賞賜用帛百餘萬匹錢金以巨萬計皆取足大農弘羊又請令吏得入粟補官及罪人贖罪令民能入粟甘泉各有差以復終身不告緡他郡國各輸急處索隱曰謂他郡能入粟而諸農各致粟山東漕益歲六百萬石一歲之中太倉甘泉倉滿邊餘穀諸物均輸帛五百萬匹民不益賦而天下用饒於是弘羊賜爵左庶長黃金再百斤焉是歲小旱上令官求雨卜式言曰縣官當食租衣稅而

已今弘羊令吏坐市列肆索隱曰謂吏坐市肆行列之市販物求

利亭弘羊天乃雨一篇結束借此以斷與利之臣之罪

太史公曰農工商交易之路通而龜貝金錢刀布

之幣興焉索隱曰錢本名泉言貨之流如泉也故周有泉府之官及景王乃鑄大錢布泉

者言貨流布故周禮有三夫之布食貨志貨布長二寸五分首長八分足枝長八分刀者錢也食貨

志有契刀錯刀契刀長二寸直五寸錯刀以黃金錯直五千以其形如刀故曰刀以其利於人也又

古者貨貝寶龜食貨志有十朋五貝皆用為貨貝各有多少兩貝為朋故直二百一十六元龜十朋

故直二千一百六十已下各有差也所從來久遠自高辛氏之前尚

矣靡得而記云故書道唐虞之際詩述殷周之世

安寧則長庠序先本絀末以禮義防于利事變多

故而亦反是是以物盛則衰時極而轉徐廣曰時一作衰

曾丁也已平本

卷三十一

平準書

十一

參長官裁

楊慎曰此數語一篇命意之要而物感則衰一語又為此數語之要

一質一文終始之變也。禹貢九州各因其土地所宜。人民所多少。而納職焉。湯武承弊易變。使民不倦。各兢兢所以為治。而稍陵遲衰微。齊桓公用管仲之謀。通輕重之權。管子有輕重之法。徼山海之業。以朝諸侯。用區區之齊。顯成霸名。魏用李克。盡地力。為彊君。自是之後。天下爭於戰國。賢詐力而賤仁義。先富有而後推讓。故庶人之富者或累巨萬。而貧者或不厭糟糠。有國彊者或并羣小。以臣諸侯。而弱國或絕祀。而滅世。以至於秦。卒并海內。虞夏之幣。金為三品。索隱曰。卽下或黃或白或赤也。黃黃金也。白白銀也。赤赤銅也。見食貨志。或黃或白或赤或錢或布。如淳曰。布於民間也。或刀。如淳曰。名錢為

茅坤曰不及本朝而以秦為言若此其旨深矣

楊慎曰如以富者不在縣官而故告緡以民奸法而用酷吏皆事勢相激使然也既曰無異又曰曷足怪焉不平之意見于言外可謂曲而有直體矣

刀者以其或龜貝及至秦中一國之幣為二等。黃金以鎰名。子孟康曰。二兩為鎰。為上幣。銅錢識曰半兩。重如其文。為下幣。而珠玉龜貝銀錫之屬。為器飾寶藏。不為幣。然各隨時而輕重無常。於是外攘夷狄。內興功業。海內之士力耕不足糧饌。女子紡績不足衣服。古者嘗竭天下之資財以奉其上。猶自以為不足也。無異故云事勢之流相激使然。曷足怪焉。

索隱述贊曰。平準之立。通貨天下。既入縣官。或振華夏。其名刀布。其文龍馬。增算告緡。哀多益寡。弘羊心計。卜式長者。都內克殷。取贍郊野。

董份曰。此傳自物盛而衰。固其變也。以後所言漢武之失者。一征伐。一巡游。轉運。一與利。一鬻爵。拜官而廢選。一嚴刑酷誅。一端不過五者。然惟文字錯綜。故若不易辨。

耳如招來東甌事兩越廣巴蜀置滄海許馬邑築朔方通西南夷大將軍再出擊胡驃騎亦再出受渾邪降其後大將軍驃騎又大出又擊南越西羌置初郡誅反者此皆征伐也如更錢造幣白鹿白金五銖鹽鐵諸所禁治算緡告緡水衡上林大農之所掌此皆興利也如見知窮治淮南諸王之坐死者坐盜鑄殺者不可勝計張湯等用事直指始出顏異誅與腹誅之法獄少反者此皆嚴刑也如入物補官入羊為郎置武功爵吏道多端官職耗廢用桑弘羊咸陽孔僮皆起自賈人子下式亦以入財用吏益雜不選而多賈人郎選衰矣此皆鬻爵拜官也文皆參錯不直就一事言者蓋漢武虛耗起於征伐四夷闢地喜功而游巡次之宮室又次之天下日復多事則其勢不得不慮轉輸而多方以通漕輸復不繼則興利不得不廣欲廣利則不得不任事之臣上興利而與下爭則民必多犯而不得不嚴刑以制人之死命此皆相因而有者也必參伍其文而後義始明顯

史言

柯維騏曰愚按太史公此贊乃平準書之發端耳上述三代貢賦之常中列管仲李克富彊之術下及嬴秦虛耗之弊次及漢之弊似無原由其贊不敘漢事似欠結束漢書食貨志頗採此文條理甚明乃知俗本非太史公舊也所敘武帝事未竟而遷歿不得成就其書故其文止于烹弘羊天乃雨後之人遂截首一段移為

黃震曰平準者桑弘羊籠天下貨官自為商賈買賣於京師之名也蓋漢更文景恭儉至武帝初公私之富極矣自開西南夷滅朝鮮至置初郡自設謀馬邑挑匈奴至大將軍驃騎將軍連年出塞大農耗竭猶不足以奉戰士乃賣爵乃更錢幣乃算舟車而事益煩財益屈宜天下無可枝梧之術矣未幾孔僅東郭咸陽乘傳行天下鹽鐵楊可告緡徧天下得民財物以億計而縣官之用反以饒而官室之修於是日麗鑿無為有逢君之惡小人之術何怪也然漢自是連兵三歲費皆仰給大農宜無復

平準書

卷三十一

二十一

何陋舍痛

可繼之術矣。又未幾，桑弘羊領大農，置平準。於是天子北至朔方，東至泰山，巡海上，立北邊，以歸用帛百餘萬疋，錢金以巨萬計。皆取足大農，又一歲之中，太倉、甘泉倉皆滿，而邊餘穀，其始愈取而愈不足於用。及今，愈用而反愈有餘，小人之術展轉無窮。又何怪之甚也！嗚呼！武帝五十年間，因兵革而財用耗，因財用而刑法酷，沸四海而為鼎，生民無所措手足。迨至末年，平準之置，則海內蕭然，戶口減半，陰奪於民之禍，於斯為極。遷備著，始終相因之變，特以平準名書，而終之曰：烹弘羊，天乃雨，嗚呼！

史記評林卷之三十終

田中篤實 同校
長谷川敬直

